



□孙葆元

每当岁末，春节的脚步逼近时，人们总有一种异样感，心骚动着，莫名的兴奋挥之不去。有生活经验的人说，年味越来越浓了。没有人能说清楚年味是个什么味，是舌尖上的甜、嗅觉中的香、耳朵里的悦、眼睛装下的彩？都是，又都不是！是休假的计划、回家的行程、居家的闲适，抑或是岗位的坚守？都有，又不全有。那么，年味是种什么味？是人生的回顾，岁月的盘点、来年的打算？干脆，什么味不味的，年就是一个日子，与平时没有不同，人生就是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度过的，年是一个情感的附加，不去想它，它就是普通的一天。可是人都念着它，单位在总结过去的得失，企业在规划来年的目标，打工的人查看着高铁的车次，热火朝天的工地安静下来，高速公路上的车挤成了长龙，城区里的车明显减少，车如流水般的马路空置出来，一眼可以望到地平线。所有的感官都告诉你，这就是年！

年味是心里的味，从每个人的心底生发、发酵，膨胀起来，浩荡成岁月的文化。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，你必须随波逐流，容不得矫情，这个力量就是年。年又是宇宙的味，星汉如规，万木入仪，秋谢春发，挡不住，是因为我们都置身规律中，无可违背，只应遵循，这就是“味”。

人生经年，岁月入味。我也曾年年踏上回家的路，那是去郑州看望岳父和岳母，我的父母早逝，那边的父母就是至亲长辈。忙到年根，搭上绿皮火车，从济南出发，下京沪，转道徐州，再上陇海线，要十二个小时的行程。我算了一笔时间账，省亲来回二十四小时，整整一个昼夜，当时假期五天，其中有一天是在路上度过的。出行是兴奋的，很快旅途的枯燥驱走了兴奋，小小的女儿开始打瞌睡。为了哄她，我

指着车窗外说：你看，那里有一条狗！果然，一条黄狗在村头跑着。生在城里的女儿没见狗，一下子来了兴趣，原来狗是这样走路的！她跳下座位，学着狗在车厢的甬道上爬，逗得邻座哈哈大笑。我说，咱们数狗玩吧。列车从一个个村庄旁驶过，有的村庄没有狗出来，有的村庄竟有三四条狗追逐着玩耍。当数到第十九条狗的时候，女儿趴在车窗边睡着了。我们这年轻的一家像候鸟一样归巢、远航，在一次次回归与返岗中眼见得父母老去。我的年味就是奔波的味，留在记忆中，终生挥之不去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年。如果问，过年这些天的假期，你最喜欢哪一天？有人喜欢除夕，有人喜欢初一，过年嘛，不喜欢年喜欢啥？做媳妇的喜欢初二，这一天可以回娘家。我独喜欢除夕前的一段时光，也就七八个小时。那是一个时辰，生产科已经不安排生产任务，销售科也不安排车辆外出，一踏入腊月门，企业便计算职工福利提留，安排工会给大家发点年货，会计科提前把年终奖发下去，工厂里一片喜气。工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打扫卫生，从设备到工作台，从地面到玻璃窗，全部用水清洗过。忙完了这些，大家坐在休息室里等待着。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时候几位副厂长及生产、设备、质量、保卫等管理部门便组织安全卫生大检查，电路要拉闸，暖气要不泄漏，室外水管要适当流水，防止夜间冻裂，仓库贴上封条，一切符合安全要求，就宣布可以离开了。这时各车间一片欢呼，男职工打着呼哨，男男女女簇拥着奔向自行车棚，推起自己的车子，退潮般向大门涌去，片刻间工厂就静下来。管理部门也松弛下来，女的顾着家，提前走了，男的聚到一起，搬桌子、排椅子，开始打扑克牌。平时他们巡逻，在车间抓牌抓赌，现在自己可以玩一把了，他们不大呼小

叫，在走廊上只听到啪啪的摔牌声，间或有人得意地大笑。那时候，企业开支严格，这些扑克牌都是他们自己掏钱购买的。我没有打扑克牌的习惯，这个时候会独自再在厂区转一圈。不再喧闹的厂区真是好风景，每一条甬道、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产品的产床，我们的品牌从这里出发走向市场。这一刻，时光似乎是停滞的，可以停下脚步，回过头去看一看来路，平时只顾着往前赶路，赶路的时候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。丰收是需要回过头去看的，回看丰收是年的陶醉。翻过这一天的日历就是年，年是另一段时光之路的起点，我们又要启程了。此刻，年味是短暂的回首和瞻望。

一转眼，那个趴在火车窗上数狗的女儿长大了，我们也退出了职场。退出职场后的日子混沌起来，似乎每天都一样，模糊了生活的仪式，所以每天都是年。我们已经不用再凭物资的储备积攒年味，不用期限衡量年的长度，时空中年的坐标没有了，只剩下概念中的年，这个年也就失去味道了。突然，我收到大宗的快件，从饼干、干果、糕点到毛衣、外套、运动服，从擦玻璃的机器人到吸尘器，一个个单号飞入手机，于是忙不迭地跑菜鸟驿站。女儿在手机上逗我们遛腿，每当我们一趟趟跑的时候，年就离着我们不远了。女儿的假期就是我们的年。我常常想，一家为什么是这几个人凑到一起？是血缘，更是时空赐予的人生之缘，这个缘只有几十年，在岁月里稍纵即逝，我们说珍惜，最珍惜的就是这段岁月。一家一段岁月，不可交替，不可更迭，且做着减法。所以年让我们百感交集，既有奔向未来的冲动，也有失却往事的记忆，在得与失之间，我们渴望的是团聚，是朝夕共处。我说，人生百年不如团聚百年，盼着那些亲人们与时永在。

年味是时光的味。

人生  
随想

## 年味何味

# 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

□雪樱

当灼热渐渐退去，睁开沉滞的眼睛，犹如一次浴火重生。嘴皮爆裂，如焦渴的河床，回荡着对大漠甘泉的渴慕。咬一口苹果，像沁着凉意的冰激凌，再来一口，又来一口，不觉中有泪水溢出眼眶。尽管丧失味觉，丝毫不品不出甜味，内心却被某种渐次打开的东西激活，无形无色，无味无名，一点一点地照拂过来，那是光。苦难中孕育的光，自带精神质感，辐射宇宙天际。

已经忘记多久没有经历如此的昏睡与虚弱，当体内的免疫系统大战激烈交锋，溃不成军的皮囊只有忍受。当抵达身体极限之时，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感觉袭来，真实得就像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醒来时，我突然觉得，这座城市自始至终没有抛弃我，没有撒开那双宽厚的大手，而是引我渡过一劫。我又活了过来，一切都如盐着水，一切都悄无声息，上天的苦心安排从来都是严丝合缝的精心设计，不留任何蛛丝马迹，而我，依然能够捕捉到一抹熟悉的气息，那是生命对生命的轻唤、泉水对春天的邀请、孩童对过年的祈盼。

作家孙甘露说过，上海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。历经这场病后我顿悟，济南于我既是存放信件也是投递信件的地方。少读红楼，沉迷宝黛爱情。中年又读，应是摆进个体悲欢、聚散、得失、荣辱，从俗世中来，到灵魂中去，方能睁开混沌之眼，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。《红楼梦》第67回，薛蟠从南方带回来一些小物件，笔墨纸砚、香袋、扇子、香坠、脂粉、头油等，薛宝钗给大家分，特意给林黛玉“加厚一份”，没想到黛玉却睹物思乡，勾起伤心事来，想到自己父母双亡、寄人篱下，又没有兄弟，哪里有人给她捎些土特产呢？这时，林黛玉提出要去宝钗那里，宝玉巴不得她出去散散闷，解了悲痛，便道：“宝姐姐送咱们东西，咱们原该感谢去。”黛玉道：“自家姐妹，这倒不必。只是到他那边，薛大哥回来了，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迹儿。我去听听，只当回了家乡一趟。”说着，眼圈儿又红了。重温这处细节，我不禁联想到林黛玉去世前不断咳血，央求贾府的人把她送回老家，这一幕幕如闪着寒光的刀刃一下一下砍在我的心窝子上，让人心疼又悲悯。曹雪芹势必饱尝过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乡连根拔起的精神事件，才会落笔如阔斧，板板扣杀，直抵灵魂深处。抑或说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以及将要经历的生活，古人已经活过一次，比我们任何人都要现代。林黛玉所谓“只当回了家乡一趟”的思乡情，指向生与死之门的叩响。若问谁在敲门，又是谁破门而入？每一次的离别，每一回的至痛，每一场的挫

败，每一年的辛劳，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里的迎头痛击和无端自责，都是背靠故乡的绝地反击，也是背水一战的自我救赎。似乎，从出生的刹那开始，我们就注定了背井离乡，求学、成家、生计，一次又一次地别爹娘、别炊烟、别童年，待有一日岁月染白了鬓发，回首时蓦然惊醒，我们别的是另一个被忽略、被侮辱的自己。想想，一座小城里的山泉湖河，就此别过，等于走完了回家的路。当我再次来到济南的护城河畔，暖阳让我眯起双眼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的冷气，吹着不那么刺骨的北风，听着泉声乒乓兵，在青石板上弹奏出一曲曲交响乐，我的内心是滚烫的、簇新的，也是敞开的，清洁如草茎般透明。

背井离乡乃是无法篡改的命运，那么，互相取暖值得我们彼此珍视。这个即将动身远去的冬天，我无法忘怀城市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的互助互爱。那一双双伸出的温暖手臂，如苍茫人世间凭空生长出来的遒劲枝丫，负载着众生的眼神，构筑起生命的屏障。那个午后，灼热的身体到达新的沸点，我买的药还在路上，此时通过物业群发出询问，很快有邻居响应，“我有！”再朴素不过的两个字瞬间凝结成一首短诗，你需要，我有药，六个字碰撞出的声音，或曰幸福。来不及过多地感谢，也无需多余的客套。事后对方告诉我，那是别人快递给他的，他再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人。从那往后，陆续有互助接力上演，从深夜到破晓，从晨曦到星光，陆续有人把这一幕幕令人眼底生热的场景置顶，路过他人的世界，又预习自己的明天。生命的轮回，大城的小爱，直教人甘愿为之歌哭。

“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，比抵达一个陌生之地更重要。这种复杂的不忠，就像一种疾患，决定了‘我的人格’，决定了既让我痛苦又使我成为‘我’的缺点和能力。”匈牙利作家马洛伊·山多尔在小说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里如是写道。这不折不扣地击中了我的软肋。我的城，我的爱，我不可治愈的隐疾，我不可救药的眷恋，在它们面前，其他的琐碎与无常都可不屑一顾。

烟花飞溅，璀璨如伞，美丽似虹，浪漫如星，把新年的问候、时间的喜乐、生命的感动，都一笔一画写在了大地上。我想起叙利亚诗人尼扎尔·卡巴尼《新年伊始与吾爱书》中的诗：“带着对你的爱意又走过了这一年/好似孩童的作业又积满了一篇/回味着你的声音、味道、讯息/你的来电和信件/把这一切放存在新年伊始/请你在我心里永远地滞止。”烟花璀璨，摇曳多姿，装点了你我的黯淡世界，又转瞬即逝，唯有心底的爱永恒留芬。